

让全世界揪心的叙利亚男孩 不愿做反对派编造“谎言”的工具



奥姆兰的照片

你们还记得这个小男孩吗？

2016年8月，一个安静坐在救护车里、满身尘土和血渍的小男孩形象，在全世界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流传。

这个让人揪心的叙利亚男孩，名叫奥姆兰·达克尼什，4岁半。事情发生时，他所在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正在上演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激烈对抗，建筑被毁、人员伤亡频繁发生。

一时间，奥姆兰的照片登上了全球成百上千张报纸的封面。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奥姆兰更是成为叙利亚人民苦难的缩影，是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战机枉顾平民生命的铁证。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时隔一年，新华社记者阿勒颇见到了健康可爱的奥姆兰。

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海尔·达克尼什对记者说：“不愿被谎言利用”。

不愿成为反对派编造谎言的工具

据奥姆兰的父亲回忆，去年8月的一个夜晚，家里突然停电，房屋晃动，开始掉落灰尘和碎石。石块砸中达克尼什的头部，也击中了小奥姆兰的额头。他抱着奥姆兰往外跑的时候，自己的血流到了孩子脸上，这才造成了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奥姆兰左脸大面积血迹的样子。

袭击发生后，邻居、救援人员都赶来了。混乱中一名救援人员接过奥姆兰，达克尼什则继续在楼上救其他孩子。此后便出现了视频中一幕，奥姆兰被送进救护车里，好几个人开始手持摄像机对奥姆兰进行拍摄。

达克尼什质疑说：“他们忙着拍奥姆兰，却没人给孩子检查伤口。难道拍照比救治还重要吗？”

几天后，达克尼什才得知了这些照片的真实用意。惊讶之余，他对视频发布者的动机和利用视频传播虚假消息的媒介很是恼火。

视频播出后，西方媒体直指俄罗斯战机的空袭导致了这场灾难。

但是，达克尼什说：“事发时我并没有听到战斗机的声音，也没有听到炮弹的声响。”

为夸大袭击后果，叙反对派媒体还发消息说奥姆兰受了重伤，甚至多次公布奥姆兰和姐姐的死讯。

达克尼什说，其实奥姆兰的伤并不重，很快就出院了，只在额头留下一个浅浅的疤痕。遗憾的是，奥姆兰10岁的大哥阿里却因伤重不治离开了人世。袭击发生时，阿里正在楼下倒垃圾，被坠物砸成重伤。

奥姆兰的形象火了之后，反对派武装曾找到达克尼什，许诺大量金钱，换取他在媒体上指证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袭击。但反对派拿不出政府军袭击他家的证据，达克尼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此后，反对派多次对达克尼什进行威胁，导致一家人不敢随便出门。父亲为了不让人认出奥姆兰，还给他换了发型。

“我不愿让奥姆兰成为反对派编造‘谎言’的工具，达成他们博取同情、攻击政府的目的。”达克尼什说。

此外，还有多个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提出资助奥姆兰一家到土耳其或欧洲去生活，但达克尼什都没有接受。

他说：“叙利亚是我的国家，我不会离开阿勒颇。”

究竟是谁精心策划的公关？

今年6月，政府军收复阿勒颇半年后，沉默的奥姆兰一家终于发声，先后接受国内外多家媒体采访。

达克尼什觉得，现在局势好转了，不再担心有威胁，是时候说出实情了。

然而，西方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还是带上了有色眼镜。美国《纽约时报》称奥姆兰一家再度露面，是叙利亚政府精心策划的公关行为，甚至称达克尼什想利用孩子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对此达克尼什表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派武装在利用奥姆兰策划一系列宣传活动，并传播不实的言论，而自己一直没有配合他们“消费苦难”。

时至今日，奥姆兰的形象依然出现在某些西方媒体的电视画面中，用来渲染叙利亚当局杀人狂魔的形象。

实际上，在叙利亚战争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大多只听信来自反对派和当地所谓公民记者的声音，选择性忽视叙利亚政府和当地主流媒体的表态。

然而，提供消息的当地救援组织、活动人士和公民记者，却一再被媒体揭露与西方政府、反对派武装甚至极端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布的信息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利益。

拍摄并上传奥姆兰视频的“阿勒颇媒体中心”就被披露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另外，参与救援奥姆兰的阿勒颇救援组织“白头盔”，也因疑似摆拍救援场景，屡次被细心的网友抓包。

谁能想到，那些硝烟里牵动人心的照片和视频，竟来自别有用心者虚伪的谎言，而弱小无辜的孩童往往被他们当成赚取眼泪的工具。

在困境中等待重生

奥姆兰那个位于阿勒颇东南部卡特尔吉区的家在袭击中受损，周围的建筑也大多在战火中沦为断壁残垣。

目前，他们一家6口住在城中部苏莱曼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今年初，奥姆兰的妈妈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新生命寄托了全家人对死去阿里的缅怀。

见到客人，奥姆兰主动上前在每个人左右脸颊各亲了一口。肉嘟嘟的小脸，白皙的皮肤，和视频里的形象判若两人。

除了左眉那一道浅浅的疤痕，去年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在年幼的奥姆兰身上留下太多印记。

他和哥哥阿布杜拉在一间摆着高低床的卧室里玩耍，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玩具。

自去年12月政府军解放全城以来，阿勒颇也开始逐渐恢复生机。

一间间店铺在废墟中重新开张，静寂的“鬼城”又响起隆隆机器声，许多阿勒颇人返回已成危楼的旧居生活……他们在困境中等待着重生。

明年奥姆兰就该上学了。但愿这个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硝烟里的孩子，从此踏上一段安宁的童年之路。

(据新华社)

连载

闪耀的星群

·市老促会·

王新兰参加红军不久，一场残酷的“肃反”运动由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挂帅，政治保卫局亲自出动，在红三十三军展开。王新兰的姐夫哥任俊卿(营长)、二哥王心敏(排长)、三哥王心正(13岁，军部宣传员)都被当着混进共产党的反革命，不由分说遭到杀害。姐姐王心国因为文化高，字写得好，人也长得漂亮，被调去给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当秘书，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失踪”。后来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到省委开会，见周换了秘书，问周才得知，那个干事麻利，对人和气，人缘很好，年龄只有16岁的“小王秘书”因被怀疑是“AB团”被杀了。王新兰的母亲随着苏维埃政府转移旺苍坝时，王新兰得知母亲病重，心急火燎地跑了30里路赶去见过一面，之后再无消息。

1935年3月底，不满11岁的王新兰迈动稚嫩的小腿，在爆豆般的枪炮声中渡过嘉陵江，开始了她的长征之路。整天整天、没日没夜的走路，一边走一边宣传鼓动。部队打仗，就参与抢救伤员，抬不动，就扶着伤员走。本来人小步子就小，跟着部队行军就像跑步一样。偏在这个时候，王新兰染上了伤寒。头几天，她拉根棍子，默默地坚持着，暗中鼓励自己千万不能掉队。一天，她终于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绑扎的担架抬着她走了几天，她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没几天，头发眉毛都脱了。战友们都对她绝望了。宣传队彭道华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一点给她喂，渐渐地，王新兰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将她寄留在房东那里。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歌声就像百灵。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命令宣传队：“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他算账！”就这样，王新兰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到达理番时，她能勉强坐起来，便坚持拄着棍子自己走。背着一卷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从冬天走到春天，又从春天走进夏天；三次翻过雪山，三次走过草地；经历了藏区的艰难，经历了饥寒的煎熬。一处处险关的阻拦，一回回生死的考验，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硬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万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

1937年春，13岁的王新兰由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她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7月，组织上决定送她去红军大学学习。她来到驻陕西三原云阳镇的八路军总部，换过介绍信后准备去延安。在这里等待期间，她认识了陈康、李天佑、杨勇等红军将领，也认识了年仅21岁的红军师政治委员萧华。后来又经罗荣桓撮合，与萧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8月，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王新兰被编到第三大队学习。毕业后，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推荐送她到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业务、机械原理和英语。王新兰虽是班上唯一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但由于她学习刻苦，在一个月后的考试中，竟名列前茅，因此被编在了甲班(实际上是速成班)。按计划每期一年半的课程，她不到半年时间就学完，且理论、操作在全班都很出色。人们评价她的发报技术是“手法独特，用力均匀，声音清脆，点划清晰，间隔分明，连接流畅”。

1938年5月，王新兰被分配到延安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新闻台当报务员。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王新兰和女伴们到延河边游玩，她高兴地唱起刚刚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恰好毛泽东也在河边散步，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就问这个“女高音”是谁，秘书叶子龙回答说，她叫王新兰，是王维舟的侄女，现在新闻台当报务员，还是萧华的女朋友哩！

毛泽东听说是萧华的对象，便走近微笑着问她：“小同志，你是萧华的女朋友吧？知道萧华现在何地吗？”王新兰激动得无以言状，红着脸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以关切的口吻对王新兰说：“成人之美，早有古训，我给你出个主意。按原定计划，萧华此时还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待命，今晚我就给他拍个电报，让他们在总部等你几天，我想办法马上把你送到太行山去，你看好不好？”第二天上午，王新兰正在发报，一个干部拿了一份电报跑来交给她，说是毛主席让她看的。电报上写着：“主席：来电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萧华”9月下旬，萧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六十八)

达州市通川区西圣小学
招生招聘

招生：一年级新生100名，不限户籍，插班均可
招聘：中、小学各学科教师数名
黄老师18113396222 何老师13558538171
学校地址：通川区西圣寺路181号(五七师部旁)